

六代之民

張中行別傳

孫郁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六代之民

張中行別傳

孫郁 著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代之民：张中行别传 / 孙郁著. -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8.2

ISBN 978-7-5317-4110-7

I. ①六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张中行 (1909-2006) -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4624 号

六代之民：张中行别传

Liudai zhi Min : Zhang Zhongxing Biezhuan

作者 / 孙 郁

责任编辑 / 王 爽

封面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257 千

印 张 / 10.75

版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4110-7

定 价 / 48.00 元

目 录

001	印 象
005	乡 土
010	新生活
015	初识北大
020	风暴边上
025	学院气
030	罗素弟子
035	默读时代
039	望 道
043	胡 适
048	择 业
052	婚 恋
057	杨 沫

061	李芝銓
066	困 城
071	沦陷之苦
076	京派人
080	死之都
085	远与近
089	苦雨斋
095	梦语者
100	文 怨
105	个体意味
109	度苦者
117	禅 风
121	无 常
126	心 死
130	易代之际
136	新职业
140	同路者
143	相知者
147	信与疑
151	受 辱
156	无声鸟
161	静的心

165	旧墨迹
169	穷人乐
174	儒 风
179	余永泽
184	林道静
189	苦日子
194	狂热病
199	瞬 间
203	小与大
208	悲 情
212	宽 恕
217	奴隶路
222	未始有物
227	尺牋种种
231	乡 下
236	未名湖
242	凄凉句
245	一鸣惊人
250	奇文章
254	文体感
258	男女情
264	才女们

268	红楼遗民
273	陷 阱
278	元白上人
283	伤 逝
287	丛 葬
292	小友们
296	“行公”
300	北京乎
304	自嘲者
309	漂泊的心
313	文 脉
317	微 词
323	底 线
328	园 地
333	死

印 象

我一生的新旧朋友里，张中行是给我印象最深的。他其实和我的祖父同龄，是真正的老前辈。我们接触的十多年里，有时完全忘记了彼此的年龄。而且他是我所见的人中学识、文笔最好的。我有时静想：在所接触的当代老人里，谁影响我最深呢？想了想，还是他吧。我的这种感受，曾讲给他听，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，我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年。他不以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，自嘲地说：“我哪有什么学问呢？和周氏兄弟这样的人比，连小学也没毕业呢。”

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他的名气大振，已经很红火了。他似乎也隐约知道了自己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，至少涂抹的文字是有点销路的。而且，研究他的文章也出来了许多。这样，他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读者群。我成了他身边的常客之一。大约是1996年，有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传记。张先生突然找到我，当时陆昕兄也在场。我却犹豫起来，以为这样的工作自己是做不来的。其实那时年轻，还没有读几本像样的文史书，对老北大出身的人，是不敢说三道四的，于是婉拒了此事。那一次，先生什么意见也没说，是赞成还是沉默，就不知道了。据一位日本人告诉我，我曾写的论述他的文字，先生以为并非都对，皮毛的地方也是有的。可他从没当面告诉过我。不过他的请我为之作传，也是没有人选的人选吧。

将近十四年的时光，我不知和他见了多少面。我所认识的朋友，有一些是在他家里见到的，比如陆昕、刘德水等。可我一直不敢去写关于他的传记。直到他去世，陆昕提出此事时才恍然觉得该做一点什么，写作的冲动渐渐萌芽了。2007年夏，我忽地有了写他的冲动，年到五十，意外地进入了一种人生的盲区，对环境的不适与日俱增起来。这时候，描述他的计划开始摆在日程上，想将自己熟悉的这个人唤回到自己的生活中。

我想自己是可以写出别人没有的感受的。在中国，这样的老人是稀少的，理解他们，不能没有深深的苦难感。我自己是经历过一点点类似的经验的。流放、受辱、被压，几乎无路可逃，那样的非人的生活，才酿成了《流年碎影》《顺生论》这样的大书，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？而且小民无法寻路的苦境，也是超于世间的想象的。他笔下那些无奈和无辜者的死，流溢在我的世界里，和先前的流血的日子及恐怖的记忆叠加在一起，浑然地夹杂着，蒸发、膨胀，一点点飘来。而且重要的是，那些对人间事的超常规的凝视，婉转多致的精神盘诘，对于曾是似人非人的尘世而言，是一个巨大的嘲弄和戏谑。我知道他的智慧和不安定的心的缘由了。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，就烙印在他的世界里。平民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度人与度己的挣扎在他的世界都有一些。了解他的思想，可以看见我们历史底层的原态和精神高远的独思。他身上的一高一低，牵动着认知的两极，象牙塔里的文人和山林里的思考者，谁能够做到这些呢？

描述张先生，以往的记人的办法似乎都难奏效。他的学问深，却是典型的平民，“布衣学者”的称号是无愧的。另一方面是知识杂，看的東西多，文史里有趣的存在都喜欢，就是说有旧文人气。可他的见解，却不是老朽的那一套，有时还很先锋呢。罗素的哲学和鲁迅兄弟的境界，对他都有大的影响。“五四”那代人有趣的存

在，也多少折射在他的世界里。所以，我平生第一次从一个老人的身上，亲自感受到传统和现代的那么有趣的结合。这在现在的中国，几乎难以见到了。我在他那里，也第一次印证了“五四”文人遗绪的形态。做人与作文的特别，现在谁还能如此呢？读书人的本色和智慧，在先生身上是很好地结合着的。

张中行个子挺高，瘦长的身体，大大的耳朵，都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他的声音苍老，调子浑厚，有美的韵律在。谈天的时候，祥和得很，似乎从不以敌意的眼光看人，心是宁静的。他穿的衣服都很百姓化，老气的一面多些，但干干净净，没有拖泥带水的衰老感。第一次见面是1993年，那一次和同事陈戎一起去看他，坦承来意是约稿，地点在景山边的一间老房子里。老人显得很兴奋，他从抽屉里拿出几篇随笔给我，还讲了些儿女情长类的话题。印象是健谈，和蔼，对人生有大的无奈，而话语很有力量，像铁打在石头上，叮咚地响着。这是个有内容的老人，苍老之中还有青年人的热力在。过去只是在《知堂回想录》里阅读的东西，现在竟在他的身上蠕活着。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诧异和惊喜。

他并不漂亮，一点儿也没有人们印象里的“学者”“绅士”风度，走在街上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甚至像一个乡下来的老人。但你接触过一次，就忘不了他的声音、情态、思想和智慧。你会从他那里体味到历史的化石的分量，在我与他对视的片刻，我已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学习、攀谈的老人了。平常里的深刻，布衣学人的灵光，延续着我曾渴求的美质。就是这次的相遇，我的精神生活开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

这变化之一，是觉得人生的目标不在遥远的未来，而在普通的日常里。他不是令人崇尚的大人物，而是普通的常人。学问、思想都是常态的，不是彼岸的灵光闪闪。我们都是常人，过的都是小民

的生活，他的价值是让我们这些小民懂得，小民有小民的分量，在创造性和思想的高度上，也能不亚于那些装模作样的人，而且能过得更充实。而这里的尺度，不同于流行色调，安于小，安于平常，天底下没有过不来的日子。他用一生的平凡，造就了一个精神的奇迹。由于有了他，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安宁的参照。先前的伟大人物，似乎没有暗示给我们这样的东西。也因此，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传统。

乡 土

张中行辞世时九十七岁，算是高龄者。他晚年时讲起过去的生
活，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和烤白薯。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
西不多，对他而言，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。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
带来的淳朴和智慧，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。土的和洋的，在
他那里交织得很好。直到晚年，乡下人的厚道还保留在他的身上。

算起来，他是晚清的人，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。对于
乡下人来说，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在《流年碎影》中，
他讲起自己的出身背景，有这样一段话：

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（午
夜后一时至三时）生人，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，成为 1909
年 1 月 7 日。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
太都已经见了上帝（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），所以坠地
之后，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，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
（戊申十一月即位）的子民。

由于他出身于乡下，早期记忆就多了一种乡土的气息。他一生
没有摆脱这些乡土里质朴的东西。关于家乡的环境，他有很好的记

录。在描绘那些岁时、人文的时候，心是很平静的。既非歌咏也非厌弃，透着哲人的冷峻。比如乡野间的人神杂居，关帝庙和土地庙的存在，都是乡土社会常恒的东西。旧时代的乡下，孩子记忆里的美丽都是那些东西，张先生涉猎这些时也没有特别的贡献，只是他描述过往的生活时，那种态度是平和的。他说：

四邻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既都是农户，又都姓石。村里有两口水井，一在家门以西几十步，街北；一在东西街和南北街的交接处。我们吃家门以西那口井的水，总是早晨挑满缸（在正房前的院内），用一天。当时觉得，水味甜而正，比其他村的好，现在想，这大概就是同于阿Q之爱未庄吧？这也好，因为合于祖传的养生之道，知足常乐。还要说一下，其时都是人神杂居，我们村，东西街近西端路北有个关帝庙（其前为水井），东端路北有个土地庙。关帝庙只一间，敞亮，屋前有砖陞，便于年节在其上放炮。土地庙过于矮小，身材高的头可以及檐，其前有空地，早晨总有十个八个长舌的男人在那里聊大天。其时是这样利用庙，或看待庙，落后吗？愚昧吗？承认有神鬼，是愚昧。但那是清末民初，“五四”以前，现在是将及百年过去，不是还有不少男领其带，女高其跟，到神庙大叩其头吗，可见开化云云也并不容易。

在回忆录里，像“五四”那代人一样，照例少不了对岁时、节气、民风的观照。他对婚丧、戏剧、节日、信仰的勾画，差不多是旧小说常见的。比如对杨柳青绘画的感受，完全是天然的，靠着直觉判断问题，与鲁迅当年的体味很是接近。

腊月十五小学放假之后，年前的准备只是集日到镇上买年画和鞭炮。逢五逢十是集日，年画市在镇中心路南关帝庙（通称老爷庙）的两层殿里，卖鞭炮的集中在镇东南角的牲口市。腊月三十俗称穷汉子市，只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会儿，所以赶集买物，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两个上午。家里给钱不多，要算计，买如意的，量不大而全面。年画都是杨柳青产的，大多是连生贵子、喜庆有余之类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看风景画和故事画，因为可以引起并容纳遐思。这类画张幅较大，还有四条一组，价钱比较高，所以每年至多买一两件。自己没有住屋，回来贴在父母的屋子里，看看，很得意。买鞭炮，市上有多种摊贩，要选择物美价廉公道的。种类多，记得只买小鞭、麻雷子、花灯、黄烟；不买二踢脚和起花，因为那是大人放的。

回忆旧时的生活，他丝毫没有夸大幼时记忆的地方。写童心时亦多奇异的幻想。在他的笔下，几乎没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遗痕，教化的语调是看不到的。我注意到他对神秘事物的瞭望，有许多含趣的地方。比如对鬼狐世界的遐想，对动物和花鸟世界的凝视，都带着诗意的成分。他那么喜欢《聊斋志异》，谈狐说鬼之间，才有大的快慰。那神态呈现出自由的性灵，也是乡土社会与潦倒文人的笔墨间碰撞出的智慧的召唤。讲到农村的节令、族属、乡里，冷冷的笔法也含有脉脉的情愫。他不太耽于花鸟草虫的描写，虽然喜欢，却更愿意瞭望沉重的世界，那里才有本真吧。谈到乡下人的生活，主要强调其中的苦难。中国的农民实在艰难，几乎没有多少平静的日子。天灾，人祸，连年的饥饿，等等，都在笔下闪动着。当他细致地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，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其中散发出

的令人窒息的气息。《流年碎影》里的生活，苦多于乐，灾盛于福，是明显的。那些被诗人和画家们美化了的村寨，在他的视野里被悲凉之雾笼罩住了。

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里，写过诸多苦难的袭扰，在残疾和病态里，人的挣扎和求索，带有悲凉的色彩。可在那悲凉的背后，却有亮亮的光泽在，那是人性的不安的摇动，给人以大的欣慰。我看张中行的书时，也嗅出了苦而咸的味道，朦胧的渴望是夹带其间的。但他没有德国人那么悠然，中国的乡间不会有温润的琴声和走向上帝的祥和。乡村社会的大苦，练就了人挣扎的毅力，谁不珍惜这样的毅力呢？所以一面沉痛着，一面求索着，就那么苦楚地前行。他常讲起叔本华的哲学。那个悲观主义的思想者的思绪，竟在空无的土地上和中土的沉寂里凝成了一首诗。

农民的劳作，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。但更让人伤感的是人的命运的无常。乡土社会的单纯里也有残酷的东西，他后来讲了很多。《故园人影》里，勾勒了几个可怜的好人。在那样贫穷和封闭的环境里，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长，许多人就那么快地凋零了，于是感叹道：人生，长也罢，短也罢，幸也罢，不幸也罢，总的说，终归是太难了。这难的原因，是人的欲望，没有多少达成的出口。大家都在可怜的网里无奈地存活着。饥饿、灾荒、兵乱，没有谁能够阻止，村民的阿Q相多少还是有些。所以，张中行从乡下走出，其实也是寻梦，希望从外面的世界找到什么。但农民的朴素和真挚，还是浓浓地传染给了他。晚年讲到故土的时候，他还不断称赞道，乡下的简朴、无伪的生存方式，是合乎天意的，大可不必铺张浪费。要说故乡给他带来了什么，这算是一点吧。

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气息。不论后来的学识怎样地增长着，林间小路的清香和青纱帐里的

风声，还是深嵌在那流转不已的美文中。中国的读书人，大凡从乡野里走出的，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。孙犁如此，赵树理如此，张中行亦如此。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，还能从他那里隐约地领略到蟋蟀的吟唱和野草的幽香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

新生活

时间是1925年，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。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，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。通县在北京东郊，离北京只有几十里之遥。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过去。

《流年碎影》中详细地介绍了那时他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，史料的价值很大。对于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，我是从他的自传里才知晓一二的。

据刘德水考据，通县师范是一所老学校。“1905年，清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以里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邻的庙宇的基础上，创办东路厅中学，培养师资人才，设有师范班，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篮。当时，校舍残破，学生不多。1909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，设初师班和后师班。后师即完全师范，也称中师。1914年，改为京兆第三中学，名义为中学，实为师范编制。1920年，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通州，与京兆三中合并，仍名京兆师范学校。”一个从乡下来的人，突然沐浴在新风之中，知道了历史、科学、男女、都市等概念，张中行的思想变化是可想而知的。除了学习文、史、地、数、理、化、生物、教育、法律、医学、图画、音乐、体育、英语外，他还第一次与鲁迅、周作人、张资平、徐枕亚等人的文学作品相逢，而且也读了一些外国人的小说，眼界是大开的。那